

## 【诗歌赛区】

## 我和驴一起拉车

□墨未浓



抖起耳朵的驴和我肩并着肩  
耷拉脑袋一颤一颤的  
像一个背负沉重的朝圣者  
望着远方  
我把左手搭在它光滑的脑袋上  
看到它眼睛里有点晶莹的闪光  
驴不咬声  
我不咬声  
我肩上的牵绳勒出一道深深的血印  
驴抖擞了一下身子  
竖起长长的耳朵  
向着广袤的田野长啸吟唱  
我看到它绳道两旁的毛皮白皙闪光  
驴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我干瘦的手  
我伸出手抚摸了一下驴瘦长的脸庞  
道路还很漫长  
我们都需要营养  
我拿出干粮咬了一口  
剩下的驴一口吞了个精光  
阳光普照在我们的身上  
我捋了一把鼻涕  
驴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 
目若苍茫  
驴不咬声  
我不咬声  
我和驴肩并着肩用力  
向着同一个方向

## 点评

## 生命的沉重与执著

人生有多漫长,生命就会有多沉重;人生有多沉重,生命也就有多执著。对于一头驴来说,生命的沉重又何尝不是和人一样的感受呢?而沉重中的执著却又丰富着生命存在的意义。诗人以凝重的诗语诉说着生命的感悟,传达着别样的生命关怀、生命意识。语言含蓄凝练,将细致的描摹与情感的抒发融合在一起,于象征的比拟中蕴涵着丰富的生命沉思。

初评委:王晓梦,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,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。

## 梦中的麦子

□介夫



布谷鸟唱着麦穗的起伏  
让我把家乡的黄昏望尽  
用夜色打磨一把镰刀的月亮  
照耀田野的辽阔与思念  
收割,收割梦中的麦子  
那些成片的真实和虚无不断摇曳  
我触摸麦穗的疼痛,以及  
锋刃上的光芒  
像那些星星熠熠闪亮  
点缀无限粒粒苍茫  
我仿佛看见了父母弓着背  
汗水,一滴又一滴地流淌

## 点评

家园之外,  
总有游子回望的目光

家园之外,总有游子回望的目光  
弥漫了故乡的田野,曾经如月牙儿般的镰刀虽然已经静静地躺在屋门之后,却依旧在游子的心底收割着一年年的漂泊。乡愁,一如故乡田野里无边无际铺展着的金黄麦浪,铺展在作者随情思流淌的文字里。诗句清新,诗意轻盈,诗思深沉。

初评委:王晓梦



## 中国第二届网络文学大奖赛

主办: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搜狐  
投稿平台: <http://vip.book.sohu.com/zt/13wlwx/>

## 【散文赛区】

□姚凤霄

奶奶的心里有两个宝贝:我和一群鸡。

我记事起,家里总是养一大群鸡。每当夕阳西下,奶奶站在胡同口,用一种近乎歌唱的声音,呼唤她的那一群鸡,声音有急促、有舒缓,还有诱惑的调儿。干瘪的谷粒,会均匀撒出一个扇面,鸡们低头啄食,西邻五奶奶家的鸡也来抢食,我就赶它们走,奶奶一点都不管。

有鸡不回家,我和奶奶就会四处找,找不到心里很牵挂。第二天一大早,嘿,那只千呼万唤也不回来的鸡,就在院子里咯咯叫呢,我就很生气,坏家伙,昨天藏到哪里了?奶奶笑着拿点秕谷子撒给它,说,回来就好。

别看奶奶脾气这么好,却常和西邻五奶奶吵架。很多时候,只是找个借口,就指桑骂槐地吵。她们见了面,头碰得当当响,也一直不说话。

奶奶身材小巧、相貌清秀。爷爷在外工作,她带三个孩子生活,没有人帮衬,日子过得苦。五奶奶身材高大、白白胖胖。她不生小孩子。五爷爷在山西闯外,很少回家。

奶奶和五奶奶吵架,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,或为一群鸡。

这天下午,五奶奶隔着墙骂起来:东邻的死丫头,贱蹄子,用铲刀划了我的墙!奶奶立刻接言:西邻的疯婆子,孩子有错,你就往死里骂啊?

划墙的事真是我干的。奶奶总是被骂,我拿起奶奶领我到瓦城集上刚买的小铲刀,就给五奶奶的西屋墙破了相。

她俩吵架,我就麻利地爬上西墙边的苹果树看热闹。五奶奶吵架时又蹦又跳的,很好玩。我还可以观察“敌情”,给奶奶通报一声。奶奶不会跳脚,声音也不响亮。我坐在树杈上,看到五奶奶跳着高,用手指点着,向东面的奶奶吵;奶奶也在吵,但我觉得奶奶不厉害,有点“肉”,我很想快点长大,帮奶奶压住五奶奶

## 奶奶的战争

的气焰,把这场战争给打胜了。我搞不清她们在吵什么,只记得特殊的字眼有“五指山”、“哈尔滨”、“海枯石烂”等等,反正在我的记忆中,觉得神奇古怪。

五奶奶家的白鸡又来抢食了,竟在我面前,把我最喜欢的芦花鸡一簇毛都拧掉了,我抓一把土扬起来,吓得它呱呱叫着飞过墙。

不大一会儿,随着五奶奶的追骂声,我家的大黑鸡呱呱乱叫,拼命忽闪着翅膀从胡同外逃回家。只是一小会儿,大黑鸡竟然死掉了。

奶奶和五奶奶开战了。我爬到苹果树的树杈上,向着五奶奶吐舌头做鬼脸。地上,奶奶在吵,气急败坏的五奶奶找了个扫地笤帚,向我打过来,笤帚被苹果树的枝叶挡住了,我吓得大哭。这次吵架,奶奶比五奶奶厉害多了。

我渐渐懂事了,不给奶奶惹麻烦,她俩的战争进入冷战的状态。

时光如梭,我们一家人都搬到城里住了。偶尔,爸爸还会回老家看一眼。庄里的人到城里购物看病啦,常到奶奶家吃饭住宿。奶奶待人热情,只要求有于她,她就帮人家,她还给爸爸、叔叔揽些帮人的活,让工作忙碌的他们很是为难,但奶奶总说,乡里乡亲的,应该帮的。庄里来人,一旦说起五奶奶,奶奶还会激动不已,陈芝麻烂谷子地说个不停,就像祥林嫂说阿毛一样。奶奶说:我摸黑从地里回家,看到三个孩子睡在胡同口屋檐下,五奶奶嫌他们挡了她的路,就用脚踢孩子,踢得他们腿上都是青紫,我那个泪啊,哗啦啦地淌……

听说人从山西退休的五爷爷病得不轻,也没钱治。奶奶就让爸爸回老家看看。爸爸回家接了五爷爷,到医院检查,确诊为癌症。爸爸叔叔们一起凑钱,把五爷爷送到大医院做了手术,每天精心照料,付药费、生活费,整整一年,直到五

爷爷去世。五奶奶看到爸爸叔叔们的善良大度,但她嘴上仍刚强得很。奶奶还是记着五奶奶的不好。奶奶说,咱们家可是受尽了她的气,让她一个人横吧,老了病了,还是咱家帮她。奶奶说这些,很是忧伤,没有了以前吵架的激愤,我们说起五奶奶,奶奶常沉默不语。

五爷爷去世后,五奶奶变了一个人似的,精心腌渍松花蛋、做豆瓣酱,捎到奶奶家,这是年老的五奶奶唯一能做的事了。一次,五奶奶还托人捎来了一只活鸡。奶奶看了叹口气。奶奶明白五奶奶的心意了,她们大半辈子的战争接近尾声。

五奶奶过得很好。她懊悔以前对我家不好,也常向爸爸问我,说很想我。爸爸照顾五奶奶,奶奶开始还有微词,后来就不再反对。我知道奶奶从心底里并没有原谅五奶奶。

不管怎样,我还是带了礼品随爸爸去看五奶奶。我看到她苍老、孤独,眼睛也近乎失明,便心有戚戚。五奶奶拉着我的手问,你奶奶好吗?女婿、孩子好吗?还说,她做梦都想有个像我这样的孙女。我被感动了,终于破天荒地叫了她一声五奶奶,她答应了一声,竟然泪流满面,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

五奶奶性格很刚强,坚决不肯当五保户。爸爸只好找到村里的书记,让村办企业的伙房每天送饭送水,直到她去世。

人都说四十而不惑,我已经过了不惑的年龄,可困惑的东西仍然很多。但对于奶奶和五奶奶的战争,我有一些自己的理解。奶奶和五奶奶吵架虽然激烈,但她们之间从没有打架。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她们为什么吵架。这是一个永久的秘密了,她俩去世前都一直没说。

奶奶和五奶奶在天堂和好了吗?我希望她俩永远都不要吵了,安宁快乐地生活吧,我做她们两个人的好孙女。

## 在酒香里穿行

□心的方向

我一直羡慕那些豪饮的文人。总希望能借助酒力,沾染他们哪怕一点点的灵光,让散发着酒香的文字,酿出狂野、豪放、浪漫的情调,醉倒走过的芸芸众生。可我不胜酒力,醉酒就天旋地转,头痛欲裂,只想睡觉,痛苦的状态里哪里寻得见一丝文字的踪迹?于是常感慨自己肉体凡胎一个,谈笑无鸿儒,往来全白丁,还是死心塌地做好酒囊饭袋吧。

我好酒,但不嗜酒。有酒的时候,一天来二三两也可;无酒时,十天半月滴酒不沾也行。但下酒菜断不可将就。有人就着蚕豆、爆米花也能干半斤酒,这也许是真正的好酒者,我望尘莫及。我起码也得来碟花生米,最好是爆腰花、烧鱼块,要不溜豆腐、炸鸡蛋也行,颇有“吃货”之嫌。

饮酒最能出情致的莫过于独酌了。或临清风,或邀明月,或赏菊花,或听音乐,一个人捧着酒杯细品咂,顿觉声色入酒,酒摇心动,心旷神怡,真有“酒不醉人人自醉”之感。至此,或可明白些许宋人欧阳修的醉翁之意。不过,独酌之弊也显而易见。一个人自斟自饮未免形单影只,难免会生孤独寂寞之感,酒入愁肠,悲从中来也未可知。

饮酒最能出气氛的自然要推群饮了。五六个人、七八个甚或十多个人围桌而坐,开始,大家还彬彬有礼、你推我让,但三杯两盏下肚,就都收起矜持、原形毕露了。北方

人喝酒好猜拳行令,而南方人时兴找理由干杯。因为是熟人、同乡、同学、老同事、老部下,酒桌上相聚,这敬酒无论如何都是要干的。“感情深,一口闷”,大概源于此,否则就是大不敬。

酒喝到这份上,往往说明已进入高潮。酒力加上旁人的推波助澜,好汉们当然都不示弱,酒端在手中一杯一杯地像灌白开水,旁观者就发出一片叫好声。海量者的沉稳、量小者的浮夸、拍马者的奸佞、老实人的憨厚、油腔滑调的狡猾、笨嘴拙舌的木讷……一齐在酒桌上上演,但远比戏真实。

也许喝酒的最高境界是微醺。那是一种似醉非醉、似醒非醒、掐一把大腿知道疼的状态。只见此时的饮酒者两眼迷离,脸放红光,即使平日最无话的人也成了滔滔不绝者。他们侃的话题可以从伊拉克战场到台海形势,从房价物价到贪污腐败,从学前教育到家长里短,散漫而冗长,激动而舒缓,说到动情处众人赞一个,侃到激愤处众人骂一声,仿佛这说骂也是佐酒的一道佳肴似的。

但是,没有多少人在乎什么喝酒的最高境界。一桌酒喝到最后,有人还酒兴正浓,有人则头重如山,也有人烂醉如泥溜进桌子底下。一场喝酒大戏往往在悲壮的气氛中收场。

醉过知酒浓。没有醉过酒的人应该不是真正的喝酒人。

记得一个周末,有同事拿来花生米和黄鳝,说是要弄酒喝,立刻就有我等酒徒的响应。一阵烟火过后,油炸花生米、蛋花鳝鱼汤就摆上了桌。随之,一瓶酒打开,立时没了影。接着是第二瓶、第三瓶,一连开了五瓶白酒。这次也是棋逢对手,酒遇冤家,往日装斯文的同事今天个个能喝,我也不得不硬充英雄。结果,一番推杯换盏之后,他们醉卧“沙场”,我也头重脚轻地躺倒在回家的路上。

一次偶翻报纸,看到这样一则新闻:某地两位“国家干部”下乡检查工作,因醉酒掉入粪坑溺毙,其家属要求政府追认为“烈士”。尽管一直没有下文,但惊悚之余,不免感叹其喝酒的壮烈了。

自古以来,有关酒的是是非非不少。如今,见惯世人的酗酒撒泼、装疯卖傻、酒驾醉驾、伤人索命、觥筹交错、权钱交易,更加觉得还是文人喝酒最干净,醉酒的文人最可爱。刘伶赤身饮酒不至裸奔,陶潜好酒不至受贿,李白斗酒诗百篇,苏轼“大醉,兼怀子由”留下了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佳句。酒赋予文人以灵感,给予落魄的文人以慰藉。酒成了文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可以说,中国文学史的每一页都散发着浓郁的酒香。

酒,温柔似绵,炽烈如火。尽管醉过酒,但我还是常常盼望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痛饮。